

# 第一部 男人哪！

## 第 1 章 男人拥有力量， 他们为什么想改变？

若夫四十一岁，是我们男性协商小组的成员，已婚，有两个小孩。他参加我们这个团体已有三个月，几乎于没说过一句话。一天晚上他抬眼看了看，然后说：“今晚我想说点事情。我加入这个团体，只是因为我老婆强迫我来。她在加入那些女性运动的活动时开始改变。她说那叫‘成长’。大概三个月前，她说：‘若夫，我厌倦了要在与你建立关系和与我自己建立关系之间选择。’话说得真漂亮 我心想。然后她又说：‘他们组织了一个男性团体，下礼拜要开会，你怎不去看看？’”

“我置之一笑。但是一个礼拜后她又说了。‘那个团体下礼拜二聚会。如果你在三个月之内不改变一下，我们就完了。’”

‘完了 就为了一个男性团体吗？’我问。

‘这是象征 若夫’她说。

“所以我想我就来参加这个‘象征’看看你们这些家伙在谈些什么吧！问题是，各位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而且我也开始认同你们说的一些事。昨天晚上吉妮提醒我说明天就满三个月了，所以我想今天晚上说我的事。”

若夫的动机让我们笑了起来，但我们鼓励他说下去。

“我很惊讶的是，各位从事不同的事业，但却都忧虑成功。即使是你 吉姆——你没有工作，而且整个人感觉闲散——于是我思考起我的事业。

“这辈子我一直想要打棒球。当职业球员。我高二的时候在学校红得很 我叔叔发掘了我 后来他说：‘若夫 你很不错。非常好。如果你真正努力，会成为职业球员，但只有最好的才能长久赚大钱。如果你真要能对得起自己，好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找份好工作——可以倚靠一辈子的工作。’”

“我父母也同意他的看法，让我很吃惊。尤其是我爹，他总是叫我‘投球无打者的若夫’但从那次谈话后 他再也不这么叫我了。也许就是这点使我改变了主意。”若夫迟疑了一下，仿佛要拼凑什么，但他很快的抽离。

“总之，我为自己像个男人一样转变成成功感到骄傲。我一向喜欢读书、学习 只是没有专心。但我想我就用个几年，‘照制度去走’吧 于是借朋友的期末报告、看看以前的试题、专攻不同老师爱出的问题。我不作弊。我只是认为我‘照制度去走’个几年 把分数提高 那么当我进大学以后 我就可以真正学习——尔后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

“‘照制度去走’果然有效。我进了一所一流大学。但是从

好大学毕业的人多的是 如果我真要出人头地 要‘照制度去走’再玩个几年，等到进入一所好的研究所或法学院的之后，才能按我所要的方式过日子。

“我决定要进法学院——作个社会工作的律师，这样才能对最需要的人有真正的贡献。大约在我法学院二年级或三年级的时候 同学看我对他们称为‘传教士法’的东西非常认真 就告诉我说，如果我真心想做有效率的社会工作律师，最好先到那些硬碰硬、以现实为基础的公司法去获取经验，而不是立刻就进到那些娘娘腔的社会工作法律当中。说实在的，这话有道理。于是我进入纽约一所顶尖的公司律师事务所。我知道我可以在那里做个几年，之后就可以真正做我想做的事了。

“在事务所里待了几年，我做得很顺利。但企业法律团体的整个气氛明显的让我知道，如果我做了两年就退出，看起来就像是无法承受压力；而如果我再继续做个几年，成为初级合伙人——初级合伙人一般都被视为有潜力——那么我就可以真正做我想做的事了。

“公司要我做初级合伙人，花了我七年时间，还加上些政治手段等等。我终于得到了这个头衔。那时我已经失去一部分要成为社会工作律师的渴望了——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明显的倒退。尝试我用别的方式维持这种理想（那比拜倒在大笔钞票之前要有意义）但是我也知道这种转换也意味着放弃大笔收入。我和妻子吉妮才刚买了新房子，两个孩子很快就要上大学了……吉妮的收入只是兼职式的，而她老想要去旅行。

“我也明白虽然初级合伙人有潜力，但在法律圈里真正掌权的却不是初级合伙人，而是资深合伙人。我想既然已经投入相

当大的心血在公司法上面，如果我再熬个几年，有个资深合伙人的资格，存点孩子的教育费和旅行的钱，然后我就真的能去做我想要做的了……

“于是又花了我八年多的时间，我成为资深合伙人了。还记得老板叫我进到办公室说：‘若夫，我们要给你资深合伙人的职位。’我表现得很镇静，但我的心却已飞向电话，急着要告诉吉妮。我告诉吉妮说有个惊喜，回家后告诉她。我要她特别穿着打扮一番，我不肯透露一点口风。我在她最喜欢的餐馆订了位，还买了玫瑰和她最喜欢的香槟。

“我很早就回到家 好有时间两人共酌。我打开门说：‘猜怎么样？’吉妮看起来真美。她说：‘什么事呀 若夫？’我说：‘我升成了资深合伙人！’她说：‘噢 好 很棒。’但她眼中有种距离感。她是表面上的热切，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们都点头。

“于是我就说：‘你说‘噢 好’是什么意思——我从认识的那一天起就努力要为我们争得这个升迁 而你却只说‘噢 好’？”

“‘若夫 你每次升迁，’吉妮说。‘你陪我的时间就更少。我想我只希望你能有更多时间陪我。有更多时间爱我。’”

“‘你想如果不是为了要表示我有多爱你，我为什么要这些年来工作得这么辛苦呢？’我说。”

“‘那不是我所说的爱 若夫。看看孩子们吧！’”

“我看了看孩子们。兰迪十七岁，小若夫十五岁。兰迪才刚获得大学入学许可——学校有一千里远。每一年我都向自己保证说‘明年’我一定要真正了解他们，‘明年’。但等到明年 他已经上大学了，」我甚至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

道我究竟是他父亲，还是他的银行。

“我不知道跟兰迪要从哪里开始，但几星期前我试着改变和小若夫之间的情形。他正在看电视，我问他介不介意把电视关了我们好谈谈。他有点不情愿，但最后他开始告诉我学校里的一些事。我们谈论棒球，我告诉他从前我投球的事情，他说我告诉他过。他也告诉我一些他的活动，我告诉他的有些价值观会对他不利，结果我们起了很大的争执。他说我根本不是同他谈话 而是向他说教…… ‘监视’他”

“从那时候起，我们几乎没说过话。我知道我是哪里错了——吹嘘、说教——但是我又怕如果我再试，他会不肯说很多，于是我们只能尴尬的坐在那里。而如果他再提到那些价值观，我要说什么？我想要实话实说，可是又不愿长篇说教。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若夫的话停下来，但他触动了许多人情绪，因此十多分钟后我们才注意到他正极力不让眼泪流下。终于有个人问道：“若夫 你还有没有一些事情没说出来？”若夫说没有，但语气听起来假假的。我们催促地说。

“我想我或许是有些事没说出来。”他迟疑地说。“我觉得自己用四十年拼命工作，却变成一个我自己都不喜欢的人。”

十五年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二十七岁。“我觉得自己用四十年的生命拼命工作 却变成一个我都不喜欢的人。”这句话或许是我一生中听过最重要的话。在我听到它的时候，它在我自己生命中有可能成真的情况会闪现心中。

若夫继续说：“我向几个同事提起我的疑虑 他们专心的听了几分钟 然后一个人开了个玩笑 另一个人借故走开了。最后

我提起我们这个男性团体——我真不该提的——结果被他们笑了个够。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笑柄：‘孩子，你们那群心灵探索者怎么样啦？’

“突然间我明白了。吉妮有一群女性朋友联络网，她可以和她们谈论这一切，而那些十七年来跟我每周共同工作六十小时的同事们却根本不了解我。他们也不愿意去了解。”

若夫又住口了。但这次他似乎把自己说过的话都听进心中，仿佛他一边说一边要把自己的生命拼凑起来。然后他面容变得哀愁。几个本来有话要说的人把话吞了回去。

“我想我可以应付这一切，”若夫再度抑制了泪水，自动开口。“但我想，我已经因为所有实际的目的而失去了吉妮，这也许许多能应付。除了她之外，这世界我唯一爱的是兰迪和小若夫，而当我真正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是说真正诚实——我想我也为了实际的目的失去他们了——”

我们开始插嘴，但若夫制止了我们，泪水静静自他眼中滑落。“真正让我……真正让我生气的是，我做了四十年该做的事，做得比任何我认识的人都要好，但我却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我所爱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不是故意要说些有哲理的话，但是我愈努力要出人头地，我就愈和原来一样，只是另一个副本。噢，我成为一个高水准的人，没错，一个高水准的庸碌之辈。

“我觉得我用某种方法也可以应付这个问题。但看看我——薪水比你们当中任何两个人加起来都多，或许还是这个国家主要的决策者之一，但要说到我自己的家庭，我自己的生命，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开始。”

若夫哭了起来。这是二十二年来第一次。

若夫在我生命中几乎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每当我受人称许或赞赏，若夫的形象就会使我怀疑这种赞赏是不是会使我说出一些旁人爱听但并不坦诚的话。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忘了若夫；接受别人的赞赏，但若夫的形象一直在那里，在我更有安全感的时刻中作为一种资源。

那次聚会之后，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若夫和我的生命。我一向以为“力量”(power)指的是拥有地位及高收入，影响力和外面酬劳。这些若夫全有，但仔细看来，他却似乎没那么有力量。于是我开始问，是不是“力量”反而指的是能掌控自己生活的力量？

大多数男人会认为自己没有若夫那么有力量。若夫在男人当中——也在女人当中——是个胜利者。和他相比之下，\_上百万的男人都是失败者。如果你是男人；无力感’(powerlessness)就是听到炸弹爆炸，你还来不及告诉你唯一的兄弟你关心他，就看到他头上喷出了鲜血。“无力感”就是战争完毕带着一身枯叶剂返乡(译注)越战时美军曾大量使用树叶枯死之毒性药剂后因参战美军返国后所生育子女为畸形儿而被疑与此种药剂有关。在这场战争中你被认为是个傻瓜或是因为你参战而被认为是杀人凶手但你的政府却不肯为枯叶剂感染负责任使得你女儿受到感染而你只能眼睁睁一辈子看着她畸形的手臂你还得付税去支持战争然后别人还说：“是你们男人订的规则。”从他的观点而言，这根本是怪罪到受害人头上。他以十八岁之龄，可没订下规则要自己送死，而他的妹妹却可以待在家里受教育，

和战争的生还者结婚。当女人有同样的权利为钱从军，却没有相同的责任被征兵入部队时，男人并不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人。

## 力量的性质

如果我们以传统辞语为“力量”定义——容易获得外在报酬的能力——那么若夫比起团体中所有的人都具有力量，也比美国几乎全数的女人要有力量。

但如果我们重新将“力量”定义为“掌控自己生命的能力”，若夫的“力量”可能比团体中任何一人都要少。若夫放弃了掌控他自己生命的能力，终其一生都在做别人编派给他的事。我们大多数的人对于别人要我们做的事都会至少有些质疑，而若夫却因努力要获表面的“力量”，失去了真正的力量。他是个领导者，但是他却遵循第一个“领导者程序”因此他实际上是个跟从者。他达到了一个高的水准，但这是他去适应老板、适应老板的老板做到的。他其实是个，如他自己说的，一个“高水准的庸碌之辈”。

## 力量的五要素

将力量重行定义为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控制力，就能清楚了解若夫的得与失为何，以及仿效男性典范的女人其所得与所失。我将对自己生命的控制力定义成：第一，定义各自的期望；其次是在五方面达成这些期望。我们看看这五方面，就可以明白若夫的力量几乎全在第一部分，即使在他十分“成功”之时。

1. 拥有外在报酬与资源（例如收入、地位、财产）这些皆等

同于个人的期盼或欲望的水准。

2. 拥有内在报酬及资源（例如内心平静、情绪放松的能力、积极的自我观念，整体人生价值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精神性）。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些报酬的重要性，尔后才能体验合乎个人期望水准的这些报酬，随着时间的增加及能力的增加，便能真正拥有它们。

3. 拥有相当于自己期望的人际接触（来自家人或朋友的关注、情感、爱及尊敬）

4. 拥有相当于自己期望的身体健康、吸引力及智慧。

5. 拥有合乎自己期望的性满足。

将“力量”重行定义为我们自己生命的控制力，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说明传统力量观点——如地位、收入及对他人的控制力——的限制。

一个从不知如何与人亲密的公司总裁有力量吗？一个十三岁奥林匹克体操选手从不知自己被人喜爱是因为她个人或是因为她的表现会有力量吗？一个必须在十八岁时接受征召、或一个在越南被炮火轰掉脑袋的男孩，他有力量吗？嫁给有力量的医生，但却从未发现过自己才能的美丽女人，她有力量吗？而她的医生丈夫得永远作呼叫器的奴隶，他有力量吗？

这些人当中，谁能控制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称呼一些人为“英雄”时，我们鼓励他们以一种形象取代真正的力量。当我们说“男人有力量”时，我们也加强了一种假设 即收入、地位、控制别人等 要比从内心评估我们的价值重要。

认为男人有力量的女人，往往也最可能是加强男性获得力

量形象的动力，因为她们往往会嫁给那些有此形象的男人。为此她们会去适应这些男人，而常会失去自我，也因此失去力量。

女性对“男人有力量”的指责，其实也就是极力主张力量仅仅是外在力量的信仰。她们愈能看出外在报酬力量的限制，就愈不会再说“男人有力量”。

“相当于自己期望或意愿”这句话很重要。例如约翰得到收入却失去内心的平静。他是得到力量或失去力量？除非我们知道约翰的期望或意愿，否则我们无法说。如果他希望收入能带给他内心的平静，那么从其观点而言，他就失去了力量，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内心平静，而非收入。从一个只见到约翰收入大增的局外人观点来看，约翰是获得了力量。但如果约翰甚至从未考虑过内心平静的选择，我们就可以认为他在这方面无关乎力量。

力量的各种要素都可以伪装，而予人以有力量的外观。譬如说，一桩众人称颂的婚姻实际上毫无幸福可言，夫妻会感到力量一日不如一日。他们丧失了人际接触方面的力量——这正是他们假装拥有的力量。更不用说还有内心平静了。

为什么不快乐的婚姻还要持续？以若夫来说，他那“家庭型男人”的形象是使他升迁到能获得这种管理阶层外在报酬原因的一部分。尼尔生·洛克斐勒的离婚，通常被认为是他当不成总统的代价。一般人也认为约翰·甘乃迪说服了贾桂琳身边，使他不致丢了总统宝座。通常来说，如果外在报酬相当丰厚，人们会将婚姻幸福这种内在报酬打折扣。外在报酬力量是对男女双方最普遍的“贿赂”，使他们作出有力量的外表。

另一方面，工作或其他外在报酬也确实能带来内心报酬，例

如内心平静等，而后者又可减少压力、促进身边健康。

男人拥有“力量”吗？他们为什么想要改变？

1. 在外在报酬方面，一个男人的社会化能够供养一个女人和他自己。女性知道有三种选择可获得外在报酬：婚姻、事业，或经由二者的结合。因此男性经由外在报酬赚得大多数的力量，已婚女性则分享大多数的金钱，以及丈夫地位的一部分。据统计不婚女性收入为不婚男性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一。

2. 相反的，在内在报酬方面，男人要依靠女人获得情感上的支持。为提供外在报酬和他人的竞争，鼓励男人贬低内在报酬的价值，而男人因害怕无法供养他及他以外的人，使他对于情感支持的需求变得强烈。

到此为止，男性与女性力量差不多是同样的不完整。这也是男女两性都会称某样东西为“爱”的最初原因，因为实际上只是使我们不完整的部分变得完整的过程而已。

3. 在‘拥有人际接触（关注、情感、爱情）方面，两性皆有差不多的缺乏感，虽然方式不同。

4. 在‘身体健康’方面，女性要比男性强。平均而言，女人比男人多活七·八年，男性则患有重大疾病当中的百分之九十八。这其中或许有些是生理上的原因，但因自一九二〇年起，美国的差距增加了几乎百分之七百（自一年增加到七·八年），也因为多种死因具有高度与性别角色相关之特征，从战斗（被征召的皆为男性）到高达百分之六百的工作意外事件（包括每年两百万件伤残案及一万四千件凶杀案），我们可以看出，此种差异有相当大比例是由于性别角色分配所致。在身体健康及长寿这方面，男性的力量——控制自己生命的力量——开始比女性相当多。力

量的丧失，没有比失去生命更重大的。

我们对于男性较女性早死的反应，可以看成是对人类历史中种族灭绝最安静的反应。或许这该称为“男性灭绝”（androcide）但我们对于无法拥有第二春的寡妇的同情，却要大于对她们亡夫的同情。

5. 在“性满足”方面 两性都感到受挫 但是原因各异 男女方都认为理想中要与吸引自己、自己尊重 并且有情感及心灵交集的人发生性接触。那么二者怎么会到头来都感觉自己在性方面没有力量？以下是最粗浅的原因。

### 女人 九项条件；男人：一项条件

我们教导女性在性方面要小心谨慎，除非有两项或三项或四项条件全都符合——即吸引力、尊重、情感及心灵。许多女人还加上第五种及第六种条件：单身及地位/成功。还有会加上第七、第八，以及第九项：一定要男人主动邀约、一定要男人付钱、一定要这个男人肯冒着被拒初吻、被拒主动握手的险等等。（如果他不肯冒吻她的险，她也不太可能吻他。）

男人经过社会化的历程，只要一项条件满足就可以有性——即外表的吸引力。对男女性而言，他们的对象都是求过于供，因此各人都认为自己在性方面能满足，而在此方面都没有力量。但女人只要小心谨慎，等到更多的条件满足，她们就能获得比男性更多的性手段力量。她们可以运用此种力量获得自觉被剥夺的外在报酬。“嫁个金龟婿”就是一个例子。

女性理想中希望从男性那里得到不只是外在报酬而已，但

是男性忙着为外在报酬而竞争，所以经常不会了解内在报酬。沟通、亲密、爱情与承诺，这些对于两性有不同的意义。两性皆会感到没有力量，但男性较不去正视自己的无力感，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缺少的比较不清楚。

结果女性找不到使她们获得性满足的各项特质组合而成的男人，她们会感到性方面的无力。男性则觉得他们的期望较女性低——只有一个条件——但他们却甚至找不到，因此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在性方面的无力。

没有几个男人会承认他们感到性方面有无力感，我怎么说以说他们这样觉得？在我从事男性协商工作的经验里，我发现男人不会说出这些感觉，有一两种理由。第一，他们已将较低的期望内化。没有多少男人会期望一位在心灵和情感上能和他交流的迷人而成功的女人，会第一次就邀他出去、为他付钱，主动向他示好。许多女性会期待这些条件，但这却是超出男性想象的范围。男人通常会在潜意识中感觉女人最起码的要求，都要比他最疯狂的想象还要大。

男性很少说出在性方面有无力感的第二个理由是，在我们社会中已成为十足的“表现者”——满足那九项条件——而我们也被社会所洗脑，称其“表现”为“力量”，因此他无法想象他大部分的“表现”只是他在性方面无力感的一种补偿。这方面我们以后会再讨论。

当男人发现最漂亮的女人却最没有动机要在力量的其他方面有良好整合时，他便面临了两难。理智上他知道自己该选个整合良好的女人，但介于选择“超人”——他知道超人通常本身就不是整合良好的人——的迷人女子，以及具有较多动机去整

合五方面力量较不迷人的女子之间，他实在是很难取舍。因此在放弃他性方面第一项也是唯一一项条件（吸引人）和只求这项条件而牺牲掉女性的其他方面的两个情况下，男人便左右为难了。

男人要做什么事 才会成为“超人”他去参加一个宴会 只希望与人有性接触。也许他会称之为“性满足”但实际上他是潜意识地将“性满足”重行定义为性接触这个阶段。

女性想要满足的条件——例如情感的交流——和她确实已满足的条件之间的差异，反应在补偿性的机制上，这些机制如妇女杂志、罗曼史小说，以及肥皂剧，提供了性加上适当条件整合而成的幻想。男性这方面的差异则反应在男性的补偿机制，例如春宫电影和嫖妓：春宫电影是以少量金钱给予他身历其境的迷人美女；嫖妓则是以更多的金钱直接让他拥有女人。二者都可以帮他避免因未达到九项条件而被拒绝的情况。

对女性而言 由于学习依借年轻貌美和性感的力量 使得美丽与性感成为力量工具 而大量内在满足的来源 因此使女性无法在内心进行整合：将她从社会化中学到的自己的意愿和男性的意愿结合。

因此 男性想要改变的第一个动机 是随着‘力量’的重新定义而产生。它是随着了解他们无力感的经验而来（但并不否定女性无力感的经验）如果男性相信‘力量’的一项要素是“男人有力量”男人是不会改变的。那样只会使男性看不见真正的力

量。

# 第二部 女人改变了 男人为什么不改变?

## 第二部 简介 了解男性, 越爱越美丽

我和克丽丝汀的约会从五年级一直持续到十二年级, 然后我进大学、读研究所, 经历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我们各自结了婚, 在高中毕业了十年之后, 我们带着各自的配偶坐在克丽丝汀纽泽西的家中。

在我内心深处, 我希望克丽丝汀会对我所经历的改变尊重。当我们走在她家地毯上准备告辞时, 克丽丝汀把我拉向一旁, 用旁人听得到的耳语说出她对我总体印象: “能再见到你使我很兴奋。你和我记得的完全一样。”

她这句“恭维”令我大为惊骇, 当时我也太过无知, 并不知道我正经历着现在我所谓的“重逢现象”——在我们与故人多年后

重逢时，因为我们只关注在自己身上，所以会深信我们都改变了，但其他人却还和从前一样。

过去二十年间，许多女性也坚信她们改变了，而男性却仍然一样。此信念使许多女性觉得：“我已经尽了我这部分的力——现在轮到他了。”或是问：“为什么总是我必须为我们的关系付出这么多？”虽然许多女性为生在一个女人活力四射的年代感到幸运，但她们也为自己生在一个男性如此平庸的年代倍感命苦。结果就是对男人愈来愈恨，或者是我所谓的“说男人的坏话”。

男人的“无可救药”使许多女人也感到毫无希望，以及愤怒寂寞、自以为是。我见过这种伤害逐渐转为愤世嫉俗及退缩不前。我办过三百个妇女团体，仔细聆听她们并且爱她们以后，若我还认为女人“存心想要”感到无望或寂寞，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如何改变这种无望？我发现最有效的改变，要从了解男人适应女人也同女人适应男人一样，及了解何以男人较看不出这一点开始。男人究竟适应了什么？在书中我会更深入的探讨，但先让我们了解男性和女性的首要幻想（primary fantasies）。

## 男性首要幻想 VS. 女性首要幻想

所有男性杂志当中 销路最好的是《花花公子》和《阁楼》这两本杂志代表了男性首要幻想：接近你渴望的美女，不必冒被拒之险。而女性的首要幻想则反映在销路最好的两本女性杂志上：《美化家园》（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及《家庭》（Family Circle）安全感和一个家庭。

## 女性首要幻想

## 男性首要幻想

杂志名	发行量	杂志名	发行量
美化家园	八、〇四—九五—	花花公子	四、二〇九、三二四
家庭	七、一九三、〇七九	阁楼	三、五〇〇、二七五

两性对伴侣都抱着“兼而有之”的理想：既能带给自己安全感，心灵及肉体上也令人兴奋；不自私自利；能付出无条件的爱、解决我们难题；有令人满意的工作，但仍有时间陪家人；丰厚的收入和可以耗费的闲暇等等。男女的差别在于对异性能提供、帮助我们获得所缺乏的最重要事物的幻想（首要幻想），以及期待于异性的次要渴望（次要幻想）之不同。首要及次要幻想代表了两性与各自隐藏着的“兼而有之”幻想妥协的结果。

如果支票簿反应价值，那么“传统”的女性价值是最高价的。罗曼史小说销量占平装本书籍销量的百分之四十。十一种销售最佳的杂志中，有六种是传统的女性杂志（《美化家园》销售比《花花公子》和《楼阁》两种加起来还多）。而十一种卖得最好的杂志无一不是男性杂志；所谓“新女性”或“职业妇女”等类型的杂志也无一上榜。卖给女性的杂志，销量愈多，内容愈不以工作为主。

这些首要幻想杂志全都要求读者努力——努力于她们必须扮演以吸引满足其幻想的异性的角色。《家庭》传授女性秘方，教他如何使女人对于和他发生关系更有兴趣。

我可以检验任何媒体，但最便于研究的工具是杂志，因为书的开式受到限制。再看看次畅销的男女性的杂志，可使我们看出男女接近其首要幻想的方式——换句话说，其达成首要幻想